

下江英魂

金昌永 著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目 录

移民.....	(1)
松东模范学校.....	(6)
减租减息.....	(9)
化妆宣传队.....	(13)
十二烈士.....	(17)
智康鸡蛋河自卫团.....	(29)
冯治纲与文武队.....	(37)
刘铁石从军.....	(43)
张传福反正.....	(47)
“日本指导官”和他的“翻译”.....	(54)
“民生团”.....	(59)
一场风波之后.....	(68)
夜闯太平川警察署.....	(72)
耿子修被迫交枪.....	(73)
何水林威风扫地.....	(76)
出奇制胜.....	(81)
夏云杰幸会赵尚志.....	(87)
里应外合.....	(90)
群英首聚汤原.....	(93)

攻克老钱柜	(96)
激战西湖景	(100)
三打鹤岗	(106)
曹家屯鲁捷	(110)
为国捐躯	(113)
在军政联席扩大会议上	(116)
旗开得胜	(120)
全歼日军测量队	(123)
大城县公署	(126)
惊蛇	(132)
在担儿山会议召开的日子里	(135)
为了第一次西征	(138)
成震敌胆	(140)
格区暴动	(143)
从洼区游击连到三军九师	(149)
铁骑之战	(153)
将计就计	(155)
被迫入苏	(158)
当敌人偷袭的时候	(161)
痛打红袖头警察队	(165)
送行	(168)
新的考验	(173)
英雄血染锅壶山	(176)
难忘的历程	(185)
后记	(189)

移 民

一九二七年春。松花江下游。

“呜——”随着一声长鸣，一艘满载移民的巨轮，由西向东，象老牛一样在宽阔的江面上缓缓地行驶。

江水翻腾，不时涌起浑浊的巨浪。巨浪打来时，巨轮上的船舱、甲板都在巨烈地摇晃，使人眩晕。隆隆的马达，就象催眠的机器，一个劲儿地叫个不停。不知过了多少个时辰，马达忽然停了，巨轮渐渐地靠向一处没有码头的松花江北岸。待巨轮停稳时，从船舱、甲板走下来一群群衣衫褴褛，面黄饥瘦的移民……十户、十一户……一百户、一百零一户……足有三百多户的移民，有男的，也有女的，有大人，也有小孩。男的背着装有破烂家什的篓子，女的顶着二三十斤重的坛坛罐罐，稍大一点儿的孩子跟在大人的后头，不满周岁的婴儿则倚在妈妈的弓背上，偶尔发出有气无力的哭声。

也许是为了迎接这支庞大的移民队伍吧，晨风，吹绿了江边复苏的小草；朝阳，斜射着一望无际的荒原、泡沼。流入松花江的梧桐河清澈见底，远处的北林子也犹如绿色的屏障。

但，大自然的风光，并没有使他们陶醉，处女地的吸引，

也没有解除他们因饥饿、疲劳而带来的忧虑。当他们目送自己乘坐过的巨轮远去之后，便拖着沉重的脚步，顺着向北延伸的梧桐河，步履艰难地向前走去。走啊，走啊，走过了一片片泡沼，走过了一块块荒原。他们究竟要走到哪里？问他们，他们也不十分详细。因为现在主宰他们命运的，不是他们自己，而是另外两个人，一个叫朴致浩，一个叫孙友松。

朴、孙二人是奉其主子吴俊生的旨意把这三百多户移民从东满、南满招雇到这里来的。

吴俊生何许人也？他本是当时赫赫有名的黑龙江省的军阀（别名叫吴大舌头）。后来他看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欧洲市场大米奇缺，米价暴涨，就产生了靠种水稻而大发横财的念头。可是他这个纨绔子弟，不但对种水稻一窍不通，就连哪块地能种水稻也一概无知。再说黑龙江省属高寒带地区，而高寒带地区究竟能不能种水稻，这在当时还是一个不解之谜呢！

谜底终于被三五成群的朝鲜族移民给揭晓了。

一九二七年以前，一些无家可归的朝鲜族移民，来到位于三江平原西部的汤原县格节河之后，在自己租种的一块土地上，抱着侥幸的心理，破天荒地进行了一次大胆的尝试：修堤、引水、打埂、造田，然后把从东满带来的稻种撒向了北疆。

未曾想，这一次大胆的尝试，竟然获得了好收成。种稻成功了！从此，属高寒带地区的三江平原也飘起了一股稻谷的芳香。

黑龙江省军阀吴俊升得知这一消息，如获至宝。此后，

他愈发加剧了靠种水稻发一笔横财的念头。于是，他不惜血本，从苏联购进了一台火犁（即现在的拖拉机），然后亲自带着一批人马，名义是打猎，实际是寻找一处适于种水稻的宝地。嘿，他眼力真不错哩。当他路经距汤原县城二百三十华里的梧桐河畔时，竟被这广袤的处女地给吸引住了。啊，三面环水，一面靠山，地势平坦、土质肥沃，水源充足，交通也很发达。若在这里设个福丰稻田公司，岂不美哉！他想到这里，禁不住脸上流露出非常得意的神色。但又转念一想，由谁来种水稻呢？方圆几十里没有人家。况且，会种水稻的人全黑龙江省也寥寥无几啊。刚有了几分幻想之后，他又陷入了实际的渺茫之中。

幸好他手下有许多奴才。其中有两个奴才会说一口流利的朝鲜语。这两个奴才，就是前面说过的朴致浩和孙友松。

这两个奴才，似乎已经看透了主人的心思，便悄悄地对吴俊升耳语了一阵。

奴才的殷勤，自然会得到主子的赏识。

不久，奉主子之命，朴、孙二人专程来到了东满、南满。东满、南满，有大批廉价的劳动力，还有相当多会种水稻而无寸地，不得不四处流浪的朝鲜族农民。

朴、孙二人一到东满、南满，就极力向那些朝鲜族农民吹嘘：“黑龙江有个鱼米之乡，叫福丰稻田公司。现在这个公司还要招三百多户。到那儿去，吃穿住都不成问题。那儿可真是安居乐业的好地方啊。”这一迷人的说教，果然使三百多户朝鲜族农民全部落入了圈套。

这三百多户朝鲜族移民，本是五万多个朝鲜移民中的

一部分。自一九一〇年起朝鲜沦陷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之后，贫穷、饥饿、凌辱，逼得他们越境来到了与朝鲜一江之隔的间岛（即现在的延边）。可是，间岛并不象他们所想的那样地肥民富。由于来晚了一步，莫说开垦土地，就是租种别人家的地也是很难的呀。无奈，他们四处流浪，沿街乞讨，即使走遍东满、南满，也无家可归。于是，他们再度陷入了死亡的边缘。而处于死亡边缘的人们，是很容易轻信别人的花言巧语的，哪怕是一丁点的谎言，对他们来说，有时也会变成一种期待。

在期待中，这三百多户移民总算来到了福丰稻田公司。

然而在福丰稻田公司静静地等待移民的，却是紧锁的大门、高筑的炮台、阴森的院套和密密麻麻的铁丝网。不一会儿，门开了，走出来一群公司的官吏和一个个荷枪实弹的大排队士兵。在公司官吏和大排队士兵的前呼后拥下，公司的经理、副经理这才粉墨登场了。而公司的经理、副经理不是别人，恰恰是在不久前扮演媒介角色的朴致浩、孙友松。

当移民们被领至距福丰稻田公司几里、十几里远的河东与河西时，一路上所带的干粮已经吃光。饥肠辘辘的肚子用什么去填饱啊。挖野菜，现在不是季节；要饭，又绝无人迹。他们只好派代表向公司求救。结果公司借给他们吃的，却是从桦川市场上运来的发了霉的小米。管它发不发霉呢，首先遇到的燃眉之急总算对付过去了。接踵而来的是住的问题。空旷旷的原野，找不到一处遮风挡雨的地方。若到北林子砍些盖小马架用的小柞木，恐怕是来不及了。他们索性在露天的野地里住了一宿。其实，风餐露宿的生活对这些饱经

流浪生活的移民来说，已经习以为常了。不过，在北国初春的夜晚风餐露宿还是头一次。多冷的黑夜啊。呼呼的西北风裹着寒意直扑而来，使得这些来自异土他乡的移民个个瑟瑟发抖，彻夜难眠。

面对严酷的现实，移民们似乎觉察到自己上了贼船。曾几何时，朴、孙二人摇唇鼓舌，到处吹嘘，简直把这儿吹得天花乱坠。如今，要吃没吃，要住没住。这哪儿是一个极乐世界。他们开始怀疑了。但这种怀疑渐渐地随着幻梦而消失。当然，促使他们萌生幻梦的，倒不是福丰稻田公司，而是福丰稻田公司占有的这块广袤而又肥沃的土地。是啊，对于这群已经失去土地多年的农民来说，最惦念的，恐怕莫过于能够重新与土地打交道了。尽管现在得到的只是福丰稻田公司租给的土地，但他们毕竟为自己有了新的归宿而感到满足。再也不用东奔西走了，再也不用过着那种流浪者的生活了。他们要用自己勤劳的双手，变荒原为良田。他们要用自己的全部血汗，在浇灌自己所迷恋的土地。也许是这个缘故吧，他们还为自己的新居起了一个新的名字——福兴屯。

福兴屯的“福兴”二字，凝聚了三百多户移民的全部精神寄托。它，既象征着福，又意味着兴。

但愿如此。

可是，善良的愿望在黑暗的岁月里常常会成为泡影。你怕有不吉祥的预兆吗？不吉祥的预兆就会偏偏降临到你的头上。

松东模范学校

一九二八年夏的一个夜晚，万籁俱寂，劳动了一天而非常疲惫的人们也都进入了梦乡。可是福兴屯的农民，却象着了魔似的，不约而同地聚集在松东模范学校的教室里，正聆听一位年轻的教员演讲：“农民要翻身，就必须团结起来，共同反对帝国主义，推翻封建统治及其一切剥削制度……”

这位年轻的教员，名字叫崔石泉（即崔庸健）。不久前，他曾参加过著名的广州起义。广州起义时，他亲率二、三百人的兵力，固守沙河，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连续激战十几个小时。广州起义失败后，他为了摆脱准备捉拿他的特务们的跟踪盯梢，冲破层层封锁和障碍，只身从广州来到了东北。他一到东北，便以教书为名，四处传播革命的真理。而在传播革命真理的过程中，处处遇到一些障碍。他在黑龙江省通河县的大古洞、小古洞一带进行革命活动时，险些被捕。亏他来到了由三百多户朝鲜族移民开辟的新居——黑龙江省汤原县福兴屯，才得以隐蔽下来，继续进行革命活动。他之所以能够在福兴屯落下脚跟，不仅是因为这里地处偏僻，不太惹人注意，更重要的是因为这里的三百多户农民，饱尝亡国的耻辱、战争的灾难以及饥寒交迫的生活，早就渴望能有一个抬头之日。他们就象已经堆积好的干柴，一经革

命思想的熏陶，就能即刻燃烧起熊熊的革命烈火。

他把福兴屯作为自己最佳的选择，还有一个得天独厚的主观条件。那就是他所兼备的朝鲜共产主义者的反抗思想和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气质。他生于朝鲜平安北道盐州郡，一九一九年参加朝鲜民族解放运动，一九二二年在中国上海南华大学学习，一九二三年至一九二五年四月在中国云南讲武堂学习，毕业后任黄埔军校教官，一九二六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二七年参加广州起义。尽管他从广州来到东北以后，一度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但他时刻没有忘记自己是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时刻没有忘记用共产党员的形象影响周围的群众。他到福兴屯所办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创办松东模范学校。利用松东模范学校，白天，他给学生们讲课，晚上，又以农民夜校的名义向农民们传播革命的真理。转眼几个月过去了。在他循循善诱地开导下，他讲的那些由浅入深的奥秘，象潺潺的小溪，已渐渐地流入了三百多户福兴屯农民的心田。特别是他这次所讲的政治课，竟格外发生了魅力。夜校的学员听着、听着，最后都听入迷了。

讲完课，夜校的学员们陆续地走出了教室。可是，一个留有长胡子的人仍然坐在原来的座位上沉思。他在反复地咀嚼着崔石泉说过的一句话：“农民要翻身，就必须团结起来，共同反对帝国主义，推翻封建统治及其一切剥削制度。”

这自然会引起崔石泉老师的注意。他和蔼可亲地问道：“您叫什么名字。”

“我叫裴治云。”留有长胡子的人彬彬有礼地站起来回答，“屯子里的人都管我叫裴大胡子。”

裴大胡子年龄有四十开外，憨厚、老实，平时寡言少语，这时却象打机关枪似地连连向崔石泉提出了许多课题。而当崔石泉一一解开他乱麻一样的疑团时，他不时向崔石泉投去赞许的目光。

这天夜晚，他俩交谈了很久。交谈中，崔石泉也了解到了裴治云的一段经历：一九二〇年，因生活所迫，裴治云携妻将雏，流浪到中国，先后在间岛、公主岭等地佃农谋生，结果经常得不到温饱。但他是个性格倔强的人。他不甘心当亡国奴，决心寻求真理。他那好打抱不平的性格和解囊相助的精神，时常赢得周围左邻右舍的尊敬。别人有什么苦衷，都愿意找他谈。他为了寻求真理，过去也常找过一些人到自己家来聊聊。而那些似懂非懂的理论，直到这次崔石泉与他促膝攀谈，他才完全领悟过来。于是，如同漫长的黑夜升起了一道晨曦，他的心情豁然开朗了：跟着共产党，组织农民协会，赶走二房东，开展减租减息，勇敢地与福丰稻田公司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这是福兴屯农民摆脱眼前贫困的唯一出路啊。

其实，懂得了这些革命道理的，何止是裴治云一个人，几乎所有的福兴屯人，都已经开始觉醒了。

减租减息

一九二九年秋。

福兴屯农民举行了一次震撼三江的示威游行。

引起这次示威游行爆发的导火索，是福丰稻田公司经理朴致浩对福兴屯农民的层层盘剥和种种迫害。本来，福兴屯农民交够公司的地租、高利贷及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就够喘的了，可是，福丰稻田公司的经理朴致浩，一见年景好了，额外又让农民们再交给他一份租子。农民们不肯。他就动用大排队的皮鞭、木棍，轻者就地毒打一顿，重者则把抗租的农民关进牢房后继续毒打，直打得他们皮开肉绽。还有几个进北林子砍柴的农民，也以莫须有的罪名落得同样的悲剧。

悲剧愈演愈烈，已经到了令人不能容忍的地步了。

于是，农民们揭竿而起，一场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爆发了。

这一天，参加示威游行的一千多名男女老少，潮涌般地 toward 福丰稻田公司走来。他们一边走一边愤怒地高呼：

“减租、减息！”

“取消对朝鲜族的各种不平等的苛捐杂税！”

“坚决反对给二房东交纳租粮！”

“允许农民到北林子砍伐木材！”

“赶走虐待农民的官吏!”

“坚决惩办朴致浩!”

“朴致浩滚出去!”

“……”

走在示威游行队伍最前面的，是松东模范学校的高年级学生裴敬天、金正国、张星德、李云峰、石光信、孙明玉、李在德等人。他（她）们虽然年纪都小，才十五、六岁，但在崔石泉老师的影响下，那一颗颗纯真的心灵，早就孕育了革命意识的萌芽。

走在示威游行队伍中间的，是以裴治云为首的农民协会的会员。他们手拿着镐头、镰刀、斧子、二齿钩等，大有叱咤风云之势。其中两个气宇不凡的青年，一个叫徐光海，另一个叫马德山。徐光海，中等个，瘦长脸，一双剑眉下的大眼炯炯有神，看上去比马德山大个五、六岁。马德山，年仅十八，本应念完松东模范学校，只因他是家里唯一的劳动力，才不得不中途辍学。大伙问他：“为啥不继续念书？”他却说：“国乱，我不安念书，干活比什么都强。”如今，这两个血气方刚的青年，不知从哪儿扛来一根电线杆子，也来参加示威游行了。

走在示威游行队伍后面的妇女会的会员也不示弱。她们不断接过金成刚领呼的口号，让霹雳般尖利的声音一齐冲出喉咙。

当这支由学生、青年、壮年、妇女组成的上千人的示威游行队伍涌到福丰稻田公司门前的时候，朴致浩一伙，果然被震慑了。只见漆黑的大门紧锁着，龟缩在炮台和院套里的

大排队士兵也一扫往日的威风，惟有那十几条狼狗还在发出无力的嘶叫。

震天价响的口号声浪越来越猛。

狡猾的朴致浩明知道这时候来硬的是不行了，便装出一副笑容可掬的样子，从炮楼里冒了出来，大声央求道：“你们留一名代表跟我们谈判，其他人都请回去吧。”

示威游行的群众当即推举崔石泉、裴治云为农民代表，与公司进行谈判。

在农民代表与公司进行谈判期间，示威游行的群众怕朴致浩一伙又要别的花招儿，始终没有走散。这时不知谁领了头，高唱起了革命歌曲，一边唱歌，一边等候谈判的结果。可是等了半天，仍不见他们的代表出来。原来朴致浩一伙根本没有一点谈判的诚意，没等谈判呢，就把崔石泉和裴治云关禁了起来，企图以此作为人质，把示威群众都给唬回去。

未曾想，朴致浩一伙的阴谋露了马脚之后，示威游行群众的怒不可遏的气浪一下子被卷入了高潮。徐光海和马德山索性用扛来的那根电线杆子，对准上了锁的大门“咚咚”撞了几下。门被撞开了。几百名群众随即潮流般地涌进了第一道院墙内。

福丰稻田公司原来有两道院墙。被抓去的农民和农民代表全部被关禁在第二道院墙内。眼瞅第二道院墙的大门也要被撞开了，老奸巨猾的朴致浩预感末日来临，便在护兵的保护下，神色慌张地从后门溜走了。而来不及溜走的孙友松则顾头不顾腚地钻到桌子底下。当他被冲进来的示威群众揪出来的时候，已经吓得面如土色，不知如何是好了。

这时青年学生裴敬天，代表示威游行的群众，正式向公司宣读了农民提出的四项要求：“一、减租、减息，解除不合理的苛捐杂税；二、无条件地释放农民和农民代表，并向他们赔礼道歉；三、赶走二房东朴致浩，朴致浩必须滚出去；四、允许农民到北林子砍伐木材，若再殴打砍伐木材的农民，一切后果由公司负责。”

对裴敬天代表示威游行群众宣读的这四点要求，已被吓成一团烂泥的公司官吏们只好支支吾吾地表示答应。

“还不行！”农民协会的骨干崔显默、柳东振等人站出来喝道，“你们必须拿出书面文件来！”

公司的官吏们无奈，又写出一个书面材料，并乖乖地在书面材料上签了字，划了押。

被关禁的农民和农民代表终于得救了！福兴屯农民多年的夙愿终于实现了！

参加示威游行的群众，簇拥着崔石泉、裴治云等人，凯旋来到松东模范学校，不断地振臂高呼革命的口号，还高唱《农村苏维埃》等革命歌曲。伴着这胜利的歌声，整个福兴屯都沸腾起来了。

化妆宣传队

一九三一年冬。

“咚咚锵，咚咚锵，咚咚锵咚咚锵……”

伴着欢快的锣鼓，化妆宣传队的首场演出在新农庄拉开了序幕。

新农庄看热闹的人群真多呀，加上从邻近的校屯慕名而来的，足有四、五百人。尽管天气很冷，气温下降到零下三十多度，但刺骨的寒风未能削减他们聚会的热情，皑皑的白雪倒给他们增加了陪歌伴舞的乐趣。

在化妆宣传队的队员们起劲地跳秧歌舞的时候，他们不由自主地耸起了肩膀，拍起了巴掌，时而还高喊着：“着踏！”（朝鲜语：好的意思）

其实，象这样热闹的场面，他们已遇到过多次。那还是在搬出福兴屯之前，每遇良辰，他们总少不了在一起闹一闹，有时一闹就闹个通宵。不过搬出福兴屯之后，以化妆宣传队的形式，形成这样热闹的场面，对他们来说还是第一次。

他们为什么要搬出福兴屯呢？说来话长。一九三一年秋，松花江出现百年不遇的特大洪水。在特大洪水的袭击下，松花江两岸，不知有多少个房屋被冲塌，不知有多少块

庄稼地被冲毁。本来就地势低洼的福兴屯，当然也不例外。无论院子里，还是屋子里，到处都灌满了水。随着水位不断上涨，整个福兴屯与四周的田野渐渐连成白茫茫的一片，几乎都能摆船了。眼看自己的家园横遭厄运，福兴屯人个个心如刀割。是啊，经历了四个春秋之后，他们刚要喘口气，伸直腰，尝一尝用辛勤的劳动和艰苦的斗争换来的胜利成果，却没想到无情的洪水再一次夺去了他们的生路。于是他们又成了背井离乡的移民。然而在告别福兴屯这一革命的摇篮的时候，他们是那样的井然，简直看不出难民所特有的慌乱和恐惧。他们互相搀扶，互相施舍，又互相慰藉，仿佛不是在避难，而是进行一次战斗的转移。结果，除一部分人去富锦的安邦河、萝北的鸭蛋河之外，大部分人都迁往到了汤原境内的格节河。格节河，弯弯曲曲，横躺在无人治理的沟壑。格节河边，除零星的房子和少量的耕地之外，几乎都是草和鸟的世界。这正好给福兴屯人提供了重新施展种地本领的机遇。秋去冬来。一座座房屋平地而起，一亩亩土地裸露出黑色的身躯。从此，格节河畔又增加了两个屯的名字：新农庄、校屯。

新农庄和校屯挨得很近。人情更浓。所以化妆宣传队的节目刚开始，他们便被裴敬天、张星德、石光信、李在德等人那精彩的表演给吸引住了。跳秧歌舞时，裴敬天，身穿黄色的短上衣和红色的长裙，用假头发梳成长长的辫子，漂亮极了，长一脸连鬓胡子的张星德，故意弯弯着腰，腰间别着个大烟袋，活象个汉族小老头；石光信、李在德则分别穿一身中国式女学生衣裙和兰旗袍，与男扮女装的裴敬天相配合，